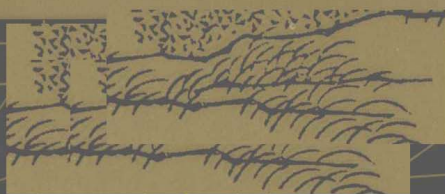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庚辰校本

第三卷

修订四版



曹雪芹 著
脂砚斋 评
邓遂夫 校订

作家出版社

第二卷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修訂四版

庚辰校本

作家出版社

賈雪芹 / 著
脂硯齋 / 評

鄧遂夫 / 校訂

目 录

第 二 卷

原第三册回目页	339
第二十一回 贤袭人娇嗔箴宝玉 俏平儿软语救贾琏	340
第二十二回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谜贾政悲谶语	359
第二十三回 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	375
第二十四回 醉金刚轻财尚义侠 痴女儿遗帕惹相思	387
第二十五回 魇魔法姊弟逢五鬼 红楼梦通灵遇双真	402
第二十六回 蜂腰桥设言传心事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416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	431
第二十八回 蒋玉菡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	445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斟情女情重愈斟情	462
第三十回 宝钗借扇机带双敲 椿灵画蔷痴及局外	475
原第四册回目页	484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	485
第三十二回 诉肺腑心迷活宝玉 含耻辱情烈死金钏	496
第三十三回 手足耽耽小动唇舌 不肖种种大承笞挞	504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错里错以错劝哥哥	512
第三十五回 白玉钏亲尝莲叶羹 黄金莺巧结梅花络	523
第三十六回 绣鸳鸯梦兆绛芸轩 识分定情语梨香院	534
第三十七回 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苑夜拟菊花题	546
第三十八回 林潇湘魁夺菊花诗 薛蘅芜讽和螃蟹咏	566
第三十九回 村姥姥是信口开河 情哥哥偏寻根究底	578
第四十回 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	588

原 书 缺 页

〔原第三册回目页〕

石头记第二十一回至三十回
脂砚斋凡四阅评过

贤袭人娇嗔箴宝玉 俏平儿软语救贾琏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谜贾政悲谶语
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
醉金刚轻财尚^①(原误向)义侠 痴女儿遗帕惹相思
魔^②(原误压)魔法姊妹逢五鬼 红楼梦通灵遇双真
蜂腰桥设言传心事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③(原误理)香冢飞燕泣残红
蒋玉菡^④(原误函)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
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斟情女情重愈斟情
宝钗借扇机带双敲 椿灵划蔷痴及局外

校 注

①“尚”，据第二十四回回目改。

②“魔”，据第二十五回回目改。

③“埋”，据第二十七回回目改。原亦另笔填改。

④“菡”，据第二十八回回目改。

第二十一回

贤袭人^[朱旁]当得起娇嗔箴宝玉 俏平儿软语救贾琏

[回前墨]^①

有客题《红楼梦》一律，失其姓氏，惟见其诗意骇警，故录于斯：

自执金矛又执戈，自相戕戮自张罗。

茜纱公子情无限，脂砚先生恨几多？

是幻是真空历遍，闲风闲月枉吟哦。

情机转得情天破，情不情兮奈我何！

凡是书题者，不可〔不以〕此为绝调。诗句警拔，且深知拟书底里，惜乎失名（原误石）矣。

按此回之文固妙，然未见后□〔之〕卅回，犹不见此之妙。此曰“娇嗔箴宝玉”，“软语救贾琏”，后曰“薛宝钗借词含讽谏”，“王熙凤知命强英雄”；今只从二婢说起，后则直指其主。然今日之袭人之宝玉，亦他日之袭人他日之宝玉也；今日之平儿之贾琏，亦他日之平儿他日之贾琏也。何今日之玉犹可箴，他日之玉已不可箴耶？今日之琏犹可救，他日之琏已不能救耶？“箴”与“谏”无异也，而袭人安在哉？——宁不悲乎！“救”与“强”无别也，甚矣。今因平儿“救”，此日阿凤英气何如是也？他日之“强”，何身微运蹇，展眼何如彼耶？人世之变迁如此，光阴〔倏尔如此〕。今日写袭人，后文写宝钗；今日写平儿，后文写阿凤。——文是一样情理，景况光阴事却天壤矣。多少恨泪洒出此两回书！

此回袭人“三大功”，直与宝玉一生“三大病”映射。

话说史湘云跑了出来，怕林黛玉赶上，宝玉在后忙说：“仔细绊跌了！那里就赶上了？”林黛玉赶到门前，被宝玉叉手在门框上拦住，笑劝道：“饶他这一遭罢。”林黛玉搬着手说道：“我若饶过云儿，再不活着！”湘云见宝玉拦住门，料黛玉不能出来，^[墨夹]写得湘

云与宝玉又亲厚之极，却不^[墨夹]便立住脚笑道：“好姐姐，饶我这一遭罢。”恰

值宝钗来在湘云身后，也笑道：“我劝你两个看宝兄弟分上，都^②

（原误却）丢开手罢。”^[墨夹]好极，妙极！玉、颦、云三人已难解难分，插入宝钗云：

“我劝你两个看宝玉兄弟分上”，话只一句，便将四人一齐笼

住，不知孰远孰近，孰亲孰疏。真好文字！”黛玉道：“我不依。你们是一气的，都戏弄我不

成？”[墨夹]活^③（原误话）是馨儿口吻，虽属尖利，真实堪爱堪怜。宝玉劝道：“谁敢戏弄你！你不打趣

他，他焉敢说你。”[墨夹]好！二“你”字连二“他”字，华灼之至。四人正难分解，[墨夹]好！前三人，今忽“四人”，

俱是书中正眼，有人来请吃饭，方往前边来。[墨夹]好文章！正是闺中女儿口角之事，若只管谆谆不已，则成何文矣。

那天早又掌灯时分，王夫人、李纨、凤姐、迎、探、惜等都往贾母这边来，大家闲话了一回，各自归寝。湘云仍往黛玉房中安歇。

[墨夹]前文黛玉未来时，湘云、宝玉则随贾母；今湘云已去，黛玉既来，年岁渐成，宝玉各自有房，黛玉亦各有房。故湘云自应同黛玉一处也。

宝玉送他二人到房，那天已二更多时，袭人来催了几次，方回自己房中来睡。次日天明时，便披衣靽鞋往黛玉房中来，却（原误时^④）不见紫鹃、翠缕二人，只见他姊妹两个尚卧在衾内。

那林黛玉严严密密^⑤[墨夹]写黛玉身份。裹着一幅杏子红绫被，安稳合目而睡。

[墨夹]一个睡态。那湘云却一把青丝拖于枕畔，被只齐胸，一弯雪白的膀子掠^⑥于被外，又带着两个金镯子。

[墨夹]又一个睡态。[墨夹]写黛玉之睡态，俨然就是娇弱女子——可怜；湘云之态，则俨然是个娇态女儿——可爱。真是人人俱尽，

人人俱尽，个个活跳。吾不知作者胸中埋伏多少裙钗。^⑦宝玉见了，叹道：“叹”字

奇！除玉卿外，世人“睡觉还是不老实！回来风吹了，又嚷肩窝疼了。”

一面说，一面轻轻的替他盖上。林黛玉早已醒了，[朱旁]不醒，觉得

有人，就猜着定是宝玉，因翻身一看，果中其料。因说道：“这早晚就跑过来作什么？”宝玉笑道：“这天还早呢？你起来瞧瞧。”

黛玉道：“你先出去，让我们起来。”[朱旁]一丝不乱。宝玉听了，转身出至外边。

黛玉起来叫醒湘云，二人都穿了衣服。宝玉复又进来，坐在镜台旁边，只见紫鹃、雪雁进来伏侍梳洗。湘云洗了面，翠缕便拿残水要泼，宝玉道：“站着，我趁势洗了就完了，省得又过去费事。”说着便走过来，弯腰洗了两把。[朱旁]妙在“两把”。

紫鹃付过^⑧香皂去，宝玉道：“这盆里的就不少，不用搓了。”再洗了两把，便要手巾。

[朱旁]在怡红何其废事多多。翠缕道：“还是这个毛病儿，多早晚才改。”[朱旁]冷眼人

旁点。一宝玉也不理，忙忙的要过青盐擦了牙，漱了口。完毕，见湘云已梳完了头，便走过来，笑道：“好妹妹，替我梳上头罢。”湘

云道：“这可不能了。”宝玉笑道：“好妹妹，你先时怎么替我梳了呢？”湘云道：“如今我忘了，〔朱眉〕“忘了”二字，在娇憨〔湘云〕口中自是应声而出；捉笔人却从何处设想而来，成此天然对答？壬午九

月怎么梳呢？”宝玉道：“横竖我不出门，又不带冠子勒子，不过打几根散辫子就完了。”说着，又千妹妹万妹妹的央告。湘云只得扶他的头〔过〕来一一梳篦^①。在家不戴冠，并不总角，只将四围短发编成小辫，往顶心发上归了总，编一根大辫^②（原误编），红绦结住。自发顶至辫梢，一路四颗珍珠，下面有金坠脚。湘云一面编着，一面说道：“这珠子只三颗了；这一颗不是的，我记得是一样的。怎么少了一颗？”〔朱旁〕梳头亦有文字，前已叙过；今将珠子一穿插，却天生有是事。宝玉道：“丢了一颗。”湘云道：“必定是外头去，掉下来，不防被人拣了去——

倒便宜他。”〔墨夹〕妙谈！道“倒便宜他”四字，是大家千金口吻。近日多用“可惜了”的“四字。今失一珠，不闻此四字，妙极，是极！〔朱眉〕“倒便宜他”四

字，与“忘了”二字是一气而来，〔朱旁〕将一侯府千金白描矣。畸笏黛玉一旁盥手，冷笑道：“也不知是真丢了，〔朱旁〕纯用画也不知是给了人镶什么戴去了！”宝玉不答，〔墨夹〕有神

理，有文章。因镜台两边俱是妆奁等物，顺手拿起来赏玩，〔墨夹〕何“赏玩”不也？写来奇特。不觉又顺手拈了胭脂，意欲要往口边送，〔墨夹〕是袭人劝后余文。因又怕史湘云

说。〔墨夹〕好极！的是宝玉也。正犹豫间，湘云果在身后看见，一手掠着辫子，便伸手来“拍”的一下，从手中将胭脂打落，说道：“这不长进的毛病儿，多早晚才改过！”〔朱旁〕前翠缕之言，并非白写。

一语未了，只见袭人进来，看见这般光景，已是梳洗过了，只得回来自己梳洗。忽见宝钗走来，因问：“宝兄弟那去了？”袭人含笑道：“‘宝兄弟’那里还有在家里的工夫！”宝钗听说，心中明白。又听袭人叹道：“姊妹们和气，也有个分寸礼节，也没个黑家白日闹的！凭人怎么劝，都是耳旁风。”宝钗听了，心中暗忖道：

“倒别看错了这个丫头，听说话，倒有些识见。”〔墨夹〕此是宝卿初试，以（原误已）下渐成知己，盖

宝卿从此〔留〕心，〔朱旁〕察得宝钗便在炕上坐了，〔墨夹〕好！逐回细看，宝卿待人接物，不袭人果贤女子也。③疏不亲，不远不近——〔可〕厌之人，亦未

见〔冷淡之态形诸声色；可喜之人，亦未见〕〔原误〕醴〕密之情形诸声色——今日“便在炕上坐了”，盖深取袭卿矣。二人文字，此回为始，详（原误详）批于此，诸公请记之。④慢

慢的闲言中套问他年纪、家乡等语，留神窥察，其言语志量深可

敬爱。〔墨夹〕四字包罗许多文章笔墨，不似近之开口便云“非诸女子之可比”者——此句大坏。然袭人固（原误故）佳矣，不书此句，是大手眼。

一时宝玉来了，宝钗方出去。〔墨夹〕奇文！写得钗、玉二人形景较诸人皆近。何也？宝玉〔之〕心，凡女子前，不

论贵贱，皆亲密之至，岂于宝钗前反生远心哉？盖宝钗之行止，端肃恭严不可轻犯，宝玉欲近之而恐一时有渎，故不敢狎犯也。宝钗待下愚尚且和平亲密，何及于兄弟前有远心哉？盖宝玉之形景已泥于闺阁，近之，则恐不逊，反成远离之端也。故二人之远，实相近之至也。至颦儿，于宝玉实近之至矣，却远之至也。不然后文如何反较胜角口诸事皆出于颦哉？以及宝玉砸玉，颦儿之泪枯，种种孽障，种种忧忿（原误岔），皆情之所陷，更何辩哉？^④ 〔墨夹〕此一回将宝玉、袭人、钗、颦、云等行止大概一描，已启后大观园中文字也。今详批于此，后久不忽矣。

〔墨夹〕钗与玉远中近，颦与玉近中远，是要紧两大般（原误船），不可粗心看过。宝玉便问袭人道：“怎么宝姐姐和你

说的这么热闹，见我进来就跑了？”〔朱旁〕此问一声不答，再问时，问必有。

袭人方道：“你问我么？我那里知道你们的原故。”宝玉听了这话，见他脸上气色非往日可比，便笑道：“怎么动了真气？”〔墨夹〕宝玉如此。

袭人冷笑道：“我那里敢动气！只是从今以后别进这屋子了。横竖有人伏侍你，再别来支使我。我仍旧还伏侍老太太去。”一面说，一面便在炕上合眼倒下。〔墨夹〕醋妒妍愁假态，至矣尽矣。观者但莫认真此态为幸。宝玉见了这

般景况，深为骇异，〔墨夹〕好！可知未尝见袭人之如此技艺也。禁不住赶来劝慰。那袭人只

管合了眼不管。〔墨夹〕与颦儿前番娇态如何？愈觉可爱犹甚。宝玉无了主意，因见麝月进来，

〔墨夹〕偏麝月来。好文章！便问道：“〔你^⑤〕姐姐怎么了？”〔墨夹〕如见如闻。麝月道：“我知

道么？问你自己便明白了。”〔墨夹〕又好麝月。宝玉听说，呆了一回，自觉无

趣，便起身叹道：“不理我，罢！我也睡去。”^⑥说着，便起身下炕，

到自己床上歪下。袭人听他半日无动静，微微的打鼾，〔朱旁〕真乎，诈乎？料

他睡着，便起身拿一领斗篷来，替他刚压上，只听“忽”的一声，宝玉便掀过去，〔朱旁〕文是好文，唐突我袭卿，吾不忍也。也仍合目装睡。〔墨夹〕写得烂漫。袭人明知其

意，便点头冷笑道：“你也不用生气，从此后我只当哑子，再不说你一声儿，如何？”宝玉禁不住起身问道：“我又怎么了？你又劝我。你劝我也罢了，才刚又没见你劝我，一进来你就不理我，赌

气睡了。我还摸不着是什么，这会子你又说我恼了。”〔朱旁〕这是委屈了石兄。

我何尝听见你劝我什么话了？”袭人道：“你心里还不明白？还等我说呢！”〔朱旁〕亦是囫囵语，却从有生以来肺腑中出，千斤重。〔朱眉〕《石头记》每用囫囵语处，无不惊绝奇绝，且总不觉相犯。壬午九月，畸笏

正闹着，贾母遣人来叫他吃饭。方往前边来，胡乱吃了半碗，仍回自己房中。只见袭人睡在外头炕上，麝月在旁边抹骨

牌。宝玉素知麝月与袭人亲厚，一并连麝月也不理，揭起软帘自往里间来。麝月只得跟进来。宝玉便推他出去，说：“不敢惊动你们。”麝月只得笑着出来，唤了两个小丫头进来。宝玉拿一本书，歪着看了半天，因要茶，抬头只见两个小丫头在地下站着。一个大些儿的生得十分水秀，[墨夹]二字奇绝，多少娇态包括一尽。今古野史中无有此文也。宝玉便问：

“你叫什么名字？”那丫头便说：“叫蕙香。”[墨夹]也好。宝玉便问：“是谁

起的？”蕙香道：“我原叫芸香的，[墨夹]原俗。是花大姐姐改了蕙香。”宝

玉道：“正经该叫‘晦气’罢了，什么蕙香呢！”[墨夹]好极，趣极！又问：“你姊妹

几个？”蕙香道：“四个。”宝玉道：“你第几个的？”蕙香道：“我

第四个的。”宝玉道：“明儿就叫‘四儿’，不必什么‘蕙香’、‘兰

气’的。那一个配比这些花，没的玷辱了好名好姓。”[墨夹]“花袭人”三字在内，

说的有一面说，一面命他倒了茶来吃。袭人和麝月在外间听了，抿

嘴而笑。[朱旁]一丝不漏。好精神！

这一日，宝玉也不大出房，[墨夹]此是袭卿第一功劳也。也不和姊妹、丫头等

厮闹，[墨夹]此是袭卿第二功劳也。自己闷闷的，只不过拿着书解闷，或弄笔墨。

[墨夹]此虽未必成功，较往日终有微补小益，所谓袭卿有三大功也。也不使唤众人，只叫四儿答应。谁知四

儿是个聪敏乖巧不过的丫头，[墨夹]又是一个有害无益者。作者一生为此所误，批者一生亦为此所误。于开卷凡见如此人，世人故

为喜，余反（原作犯）抱恨，盖四字误人甚矣。[墨夹]被误者深感此批！见宝玉用他，他变尽方法笼络宝玉。

[墨夹]也好^⑨。但不知袭卿之心思何如？至晚饭后，宝玉因吃了两杯酒，眼饧耳热之际，若

往日则有袭人等大家喜笑有兴，今日却冷清清的一人对灯，好没

兴趣。待要赶了他们去，又怕他们得了意，以后越来劝；[墨夹]宝玉恶劝，此是

第一大病也。若拿出做上的规矩来镇唬，似乎无情太甚——[墨夹]宝玉重情不重礼，此是第

二大病也。说不得横心只当他们死了，横竖自然也要过的——便权当

他们死了，毫无牵挂，反能怡然自悦。[墨夹]此意却好，但袭卿辈不应如此弃也。宝玉之情，今古无人可比，固

矣。然宝玉有情极之毒，亦世人莫忍为者，看至后半部则洞明矣。此是宝玉[第]三大病也。宝玉有（原误看）此世人莫忍为之毒，故后文方能“悬崖撒手”一回；若他人得宝钗之妻，麝

月之婢，岂能弃而为（原误而）僧哉？玉一生偏僻处。^⑩正看至《外篇·肱篋》一则，其文曰：

故绝圣弃知，大盗乃止；^①擗^②（原误摘）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剖^③（原误刻）斗折衡，而民不争；殄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擢乱六律，铄绝竽^④（原误箏）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采，胶离（原误杂）[朱]之目^⑤，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毁绝钩绳而弃规矩，搥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墨夹]此上语，本《庄子》。

看至此，意趣洋洋，趁着酒兴，不禁提笔续曰：

焚花散麝，而闺阁始人含其劝^⑥（原误动）矣。[墨夹]⑥戕奇！宝钗之仙姿，灰黛玉之灵窍，丧减情意，而闺阁之美恶始相类矣。彼含其劝（原误动），则无参商之虞矣；[戕^⑦]其仙姿，无恋爱之心矣；灰其灵窍，无才思之情矣。彼钗、玉、花、麝者^⑧（原误香），皆张其罗而穴其隧^⑨（原误隧），所以迷眩缠陷天下者也。[墨夹]直似庄老，奇甚，怪甚！[朱眉]趁着酒兴不禁而续，是作（原误非）者自站地步处——谓余何人耶？敢续《庄子》。

然奇极怪极之笔，从何设想！怎不令人叫绝。己卯冬夜 [朱眉]这亦暗露玉兄闲窗净几不即（原误寂）不离之功（原误工）业。王（原误午）午孟夏

续毕，掷笔就寝。头刚着枕，便忽[然]睡去^⑩，一夜竟不知所之，直至天明方醒。[墨夹]此犹是袭人余功也。想每日每夜，宝玉自是心忙、身忙、口忙之极，今则怡然自适。虽此一刻，于身心无所补益，能有一时之闲闲

自若，亦岂非袭卿之所翻身看时，只见袭人和衣睡在衾上。[墨夹]神极之[然]耶（原作也）？⑪笔！试思：袭人不来同卧，亦不成文字，来同卧更不成文字；却云“和衣衾上”，正是来同卧不来同卧之间，何神奇又（原误文）妙绝矣！好袭人，真好！“石头”记得真，真好！述者述（原误错）[得]不错，真好！批者批^⑫宝玉将昨日的事已付于意外，[墨夹]可见玉卿的是天真烂漫得出，更好！⑬之人也——近之所谓“呆公子”，又曰“老好人”，又曰“无心道人”是也。便推他说道：“起来好生睡，看冻着了。”殊（原误除）不知[乃]尚古淳风。⑭

原来袭人见他无晓夜和姊妹们厮闹，若直劝他，料不能改，故用柔情以警^⑮（原误惊）之。料他不过半日片刻仍复好了，不想宝玉一日一夜^⑯竟不回转，自己反不得主意，直一夜没[好^⑰]生睡得。今忽见宝玉如此，料他心意回转，便越性不睬他。宝玉见他不应，便伸手替他解衣，刚解开了钮子，被袭人将手推开，又自扣了。[朱旁]好看煞！宝玉无法，只得拉^⑱他的手，笑道：“你到底怎么了？”连问几声，袭人睁眼说道：“我也不怎么。你睡醒了，你自过那边房里去梳洗，再迟了就赶不上。”[墨夹]说得好，痛（原误通）快！⑲宝玉道：“我过

那里去？”^{[墨夹]问得更好！}袭人冷笑道：“你问我，^{[朱旁]三字如闻。}我知道？你爱往那里去，就往那里去。从今咱们两个丢开手，省得鸡声鹅斗，叫别人笑。横竖那边腻了过来，这边又有个什么‘四儿’、‘五儿’伏侍。我们这起东西，可是白‘玷辱了好名好姓’的。”宝玉笑道：“你今还记着呢！”^{[朱旁]非浑人（原误一）。}袭人道：“一百年还记着呢！”

^{[朱旁]袭卿（原误纯翠）}那能至此。^④比不得你，拿着我的话当耳旁风，夜里说了，早起就忘了。”^{[墨夹]这方是正文④（原误人），直勾起“花解语”一回文字。}宝玉见他娇嗔满面，情不可禁，

便向枕边拿起一根玉簪来，一跌两段，^{[朱旁]又用幻笔瞒过看官。}说道：“我再不听你说，就同这个一样。”袭人忙的拾了簪子，说道：“大清早起，这是何苦来！不听什么要紧，^{[朱旁]已留后文地步。}也值得这种样子。”宝玉

道：“你心里那知道我心里急！”袭人笑道：^{[墨夹]自此方笑。}“你也知道着急么！可知我心里怎么样？快起来洗脸去罢。”说着，二人方起来

梳洗。^{[朱旁]结得一星渣汁全无，且合怡红常事。}^{[朱眉]赵香梗先生《秋树根偶谭》云（原误内）：兖州少陵台有子美祠（原误词），为郡守毁为己祠（原误词）。先生叹子美生遭丧乱，奔走无家，孰料千百年后，数椽片瓦犹遭贪吏之毒手。甚矣！才人之厄也！因（原误固）改公《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数句，为少陵（原误陆）解嘲：“少陵遗像太守欺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拆去作（原误折克非）己祠。旁人有口呼不得，梦归来兮闻叹息，白日无光天地黑。安得旷宅千万间（原误官），太守取之不尽生欢（原误钦）颜，公祠免毁安如山！”读之令人感慨悲愤，心常耿耿。壬午九月，因索书甚迫，姑志于此。——非批《石头记》也，为续《庄子因》数句。真是打破胭脂阵，坐透红粉关，另开生面之文，无可评处。}

宝玉往上房去后，谁知黛玉走来。见宝玉不在房中，因翻弄案上书看，可巧翻出昨儿的《庄子》来，看至所续之处，不觉又气又笑，不禁也提笔续书一绝云：

无端弄笔是何人？作践南华《庄子因》。

不悔自己无见识，却将丑语怪他人！^{[墨夹]骂得痛快！非蟹儿不可。真好蟹儿，真}

好蟹儿！好诗！若云知音者，蟹儿也。至此方完“黛玉”半回。^{[朱眉]又借阿蟹诗自相鄙驳，可见余前批不谬。}己卯冬夜

写毕，也往上房来见贾母，后往王夫人处来。^{[朱旁]不用宝玉见此诗，若长若短，亦是手法。}^{[朱眉]宝玉不见诗，是后文余步也。《石头记》得力所在。}丁亥夏，畸笏叟

谁知凤姐之女大姐病了，正乱着请大夫来诊脉。大夫便说：“替夫人奶奶们道喜，姐儿发热是见喜了，并非别病。”王夫人凤姐听了，忙遣人问：“可好不好？”医生回道：“病虽险，却顺，倒还

不妨。〔朱旁〕在“子嗣艰难”化出。预备桑虫猪尾要紧。”凤姐听了，登时忙将起来：一面打扫房屋供奉痘疹娘娘，一面传与家人忌煎炒等物，一面命平儿打点铺盖衣服与贾琏隔房，一面又拿大红尺头与奶子、丫头、亲近人等裁衣。〔墨夹〕几个“一面”写得如见其景。外面又打扫净室，款留两个医生，轮流斟酌诊脉下药，十二日不放家去。贾琏只得搬出外书房来斋戒。〔朱旁〕此二字内，生出许多事来。凤姐与平儿都随着王夫人日日供奉娘娘。

那个贾琏，只离了凤姐便要寻事。独寝了两夜，便十分难熬，便暂将小厮们内有清俊的选来出火。不想荣国府内有一个极不成器破烂酒头厨子，名唤多官，〔墨夹〕今是多也。妙名！人见他懦弱无能，都唤他作多浑虫。〔墨夹〕更好！今之浑虫更多也。因他自小父母替他在外娶了一个媳妇——今年方二十来往年纪，生得有几分人才，见者无不羡慕。他生性轻浮，最喜拈花惹草，多浑虫又不理论，只是有酒有肉有钱，便诸事不管了，所以荣、宁二府之人都得入手。因这个媳妇美貌异常，轻浮无比，众人都呼他作“多姑娘儿”。〔墨夹〕更妙！如今贾琏在外熬煎，往日也曾见过这媳妇，失过魂魄，只是〔内〕惧娇妻，外〔惧〕变宠^④，不曾下得手。那多姑娘儿也曾有意于琏，只恨没空。今闻贾琏挪在外书房来，他便没事走两趟去招惹。惹的贾琏似饥鼠一般，少不得和心腹的小厮们计议，合同掩遮谋求，多以金帛相许。小厮们焉有不允之理，况都和这媳妇是好友，一说便成。是夜二鼓人定，多浑虫醉昏在炕，贾琏便溜了来相会。进门一见其态，早已魂飞魄散，也不用情谈款叙，便宽衣动作起来。谁知这媳妇有天生的奇趣，一经男子挨身，便觉遍身筋骨瘫软，〔墨夹〕淫极！亏想得出。使男子如卧棉上；^⑤〔墨夹〕如此境界，自胜西方蓬莱等处。更兼淫态^{〔墨夹〕总为后文宝玉一篇作引。}浪言，压倒娼妓，诸男子至此，岂有惜命者哉！〔朱旁〕凉水灌顶之句。那贾琏恨不得连身化在他身上。〔墨夹〕亲极之语，趣极之语。那媳妇故作浪语，在下说道：“你家女儿出花儿，供着娘娘，你也该忌两日，倒为我脏了身子。快离了我这里罢。”〔朱旁〕淫妇勾人，惯加反语，看官着眼。贾琏一面大动，一面喘吁吁答道：“你就是娘娘！我那里管什么娘娘！”〔朱旁〕乱语不伦，的是

有之。那媳妇越浪，贾琏越丑态毕露。〔墨夹〕可以喷饭。一时事毕，两个又海

誓山盟，难分难舍，〔朱旁〕着眼，再从前看，如何光景。此后遂成相契。〔墨夹〕趣文。“相契”作如此用，“相契”扫

地矣！〔朱眉〕一部书中，只有此一段丑极太露之文，写于贾琏身上，恰极当极！己卯冬夜〔朱眉〕看官熟思：写珍、琏辈，当以何等文方妥方恰也？壬午孟夏〔朱眉〕此段系书中情之痕疵者（原误写）。为“阿凤生日泼醋”回及“天（原误一大）风流宝玉悄悄晴雯”回作引，伏线千里外之笔也。丁亥夏，畸笏^④

一日，大姐毒尽癰（原误班）回。〔朱旁〕好快日子吓！十二日后，送了娘娘，合家祭天祀祖，还愿焚香，庆贺放赏已毕，贾琏仍复搬进卧室。见了凤姐，正是俗语云“新婚不如远别”，更有无限恩爱，自不必烦絮。〔朱旁〕隐得好！

次日早起，凤姐往上屋去后，平儿收拾贾琏在外的衣服、铺盖，不承望枕套中抖出一络青丝来。平儿会意，忙拽在袖内，〔墨夹〕好极！不料平儿大有袭卿之身分。便走至这边房内来，拿出头发来，向贾琏笑道：“这是什么？”〔墨夹〕好看之极！贾琏看见着了忙，〔朱旁〕也抢上来要夺。平儿便跑，被贾琏一把揪住，按在炕上，掰手要夺，口内笑道：“小蹄子，你不趁早拿出来，我把你膀子撅了。”〔朱旁〕无情太甚！平儿笑道：“你就是没良心的。我好意瞒着他来问，你倒赌狠。你只赌狠，等他回来我告诉他，看你怎么〔着^⑤〕！”〔朱旁〕有是语。恐贾琏听说，忙陪笑道：“好人，赏我罢，我再不赌狠了。”〔墨夹〕好听好看之极！迥不犯袭卿。

一语未了，只听凤姐声音进来。〔墨夹〕惊天骇地之文。如何！不知下文怎样了结，使贾琏及观者一齐丧胆。

〔朱旁〕《石头记》大法小法，累累如是，并不为厌。平儿刚起身^⑥，凤姐已走进来，命平儿快开匣子，替太太找样子。平儿忙答应了找时，凤姐见了贾琏，忽然想起来，便问平儿：“拿出去的东西都收进来了么？”平儿道：“收进来了。”凤姐道：“可少什么没有？”平儿道：“我也怕丢下一两件，细细的查了查，也不少。”凤姐道：“不少就好，只是别多出来罢？”〔墨夹〕奇！〔朱旁〕看至此，宁不拍案叫绝！平儿笑道：“不丢万幸，谁还添出来呢！”〔朱旁〕

可儿可儿，卿亦明知故说耳！凤姐冷笑道：“这半个月难保干净，或者有相厚的丢下的东西——戒指、汗巾、香袋儿，再至于头发、指甲，都是东西。”〔墨夹〕好阿凤，

令人胆寒。一席话，说的贾琏脸都黄了。贾琏在凤姐身后，只望着平儿

杀鸡抹脖使眼色儿。平儿只装着看不见，[朱旁]“余自有三分主意。”因笑道：

“怎么我的心就和奶奶的心一样！我就怕有这个，留神搜了一搜，竟一点破绽也没有。奶奶不信时，那些东西我还没收呢，奶奶亲自翻寻一遍去。”[墨夹]好平儿！遍天下俱内者来感谢。凤姐笑道：“傻丫头，[墨夹]可叹可笑，

竟不知谁傻！他便有这些东西，那里就叫咱们翻着了！”[墨夹]好阿凤！好文字！虽系闺中女儿口角小事，

读之不无④（原误无不）⑤明得失、痴心真假之感。说着，寻了样子又上去了。

平儿指着鼻子，[朱旁]好看！晃着头，[朱旁]可儿可儿！笑道：“这件事，

怎么回谢我呢？”⑥[墨夹]娇俏如见。迥不犯袭卿、麝月一笔。喜的个贾琏身痒难挠，[朱旁]不但贾兄痒，即批书人此刻几乎落笔。跑上来搂着，“心肝肠肉”乱叫乱谢。平儿仍试问看官：此际若何光景？

拿了头发笑道：“这是我一生的把柄⑦（原误病）了。好就好，不好就抖出这事来。”贾琏笑道：“你只好生收着罢，千万别叫他知道。”口里说着，瞅他不防，便抢了过来，[朱旁]逼肖！琏兄不分玉石，但负我平姐。奈何奈何！笑

道：“你拿着终是祸患，不如我烧了他完事了。”[墨夹]妙！设（原误说）使平儿（收了），再不致

泄漏，故仍用贾琏抢回，⑧一面说着，一面便塞于靴掖内。平儿咬牙道：

“没良心的东西，过了河就拆⑨（原误折）桥，明儿还想我替你撒谎！”贾琏见他娇俏动情，便搂着求欢，被平儿夺手跑了。急的贾琏弯着腰恨道：“死促狭小淫妇！一定浪上人的火来，他又跑了。”[墨夹]丑态如见，淫声如闻。平儿在窗外笑道：“我浪我的，谁叫你动

火了？[墨夹]妙极之谈！直是理学工夫。难道图你[朱旁]阿平“你”字似（原误作）所谓“不可正照风月鉴”也。牵强，余不画押！一笑。⑩

受用一回？叫他知道了，又不待见我。”[墨夹]凤姐醋妒，于平儿前犹如是，况他人乎！余谓（原误为）凤姐必是

甚于诸人，观者不信，今平儿说出，然乎，否乎？贾琏道：“你不用怕他。等我性子上来，把这醋

罐打个稀烂，他才认得我呢！他防我像防贼[是⑪]的，只许他同男人说话，不许我和女人说话⑫（原误语）。我和女人略⑬（原误料）近些，他就疑惑；他不论小叔子、侄儿，大的小的，说说笑笑，就不怕我吃醋了？以后我也不许他见人！”[墨夹]无理之甚，却是妙极趣谈。平儿道：“他醋你使得，你醋他使不得。他原行的正走的正，你行动便有个坏心。连我也不放心，别说他了。”贾琏道：“你两个一口贼气。都是你们行的是，我凡行动都存坏心——多早晚都死在我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

手里!”

一句未了,凤姐走进院来,因见平儿在窗外,就问道:“要说话两个人不在屋里说,怎么跑出一个来,隔着窗子,是什么意思?”贾琏在窗内接道:“你可问他,倒像屋里有老虎吃他呢。”

[墨夹]好! [朱眉]此等章法,是在戏场上得来。一笑。 畸笏

平儿道:“屋里一个人没有,我在他跟前作什么?”凤姐儿笑道:“正是没人才好呢。”平儿听说,便说道:

“这话是说我呢?”凤姐笑道: [墨夹]“笑”字妙!平儿反正色,凤姐反陪笑,奇极!——意外之文。

“不说你说谁。”平儿道:“别叫我说出好话来了。”说着,也不打帘子让凤姐,自己先摔帘子进来,往那边去了。 [朱旁]若在屋里,何敢如此形景,不要加上许多小心?平儿平儿,有你说嘴的!

凤姐自掀帘子进来,说道:“平儿疯魔了?这蹄子,认真要降伏我,仔细你的皮要紧!”贾琏听了,已绝倒〔在〕炕上^⑤,拍手笑道:

[朱旁]惧内形“我竟不知平儿这么利害,从此倒伏他了。”凤姐道: [景写尽了。]

“都是你惯的他,我只和你说!”贾琏听说忙道:“你两个不卯,又拿我来作人。我躲开你们。”凤姐道:“我看你躲到那里去。”贾琏道:“我就来。”凤姐道:“我有话和你商量。”不知商量

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墨夹]收得(原误后)淡雅之至。 正是:

淑女从来多抱怨,娇妻自古便含酸。 [墨夹]二语包尽古今万万世裙钗。

校注

①这几条回前墨批,原录在一单页上,装订于第二十回末;实乃本回之回前批,今移此。原所录单页之批语文字前,尚有一行书名题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则删去。

这几条回前批的后面两条(即从“按此回”起),在蒙、戚诸本中亦共有,置于第二十一回之前作单页,并在此本原题书名处改题“第二十一回”字样。说明这几条回前批形成的时间,当在芹、脂去世以后,即畸笏重阅此本之时(乾隆三十年乙酉或三十二年丁亥),故其批者必为畸笏无疑。同时还说明,畸笏在后来重新整理增补甲戌原本时,又将“按此回”之后的几条批语迳录至该本作正式的回前批。而迳录时被删除的“有客题《红楼梦》一律,失其姓氏”云云,则分明是在援引已逝的脂砚斋遗诗。删除的原因,可能与他在重加整理增补的甲戌原本上皆不留“脂砚”之名的做法有关(参见本丛书导论第四节)。至于所录诗中“脂砚先生恨几多”之句,何以脂砚不自称“夫人”、“小姐”而戏称“先生”等问题,则可参见邓遂夫《红学论稿·曹雪芹续妻考》(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

此外,这几条回前批最可注意之处,还在于直接提到了此本现存八十回后业

已迷失无稿的“后〔之〕卅回”（“之”字原留空，似为抄手一时难辨而留待核实，今据共有此批之蒙、戚诸本补）。蒙、戚“卅回”作“三十回”，因无实质上的区别，仍存此本原貌。所谓“后〔之〕卅回”，究竟是实数还是约数——即通常所谓之“举成数”——则待考。同时，此批还提到了雪芹迷失的原稿中有“薛宝钗借词含讽谏，王熙凤知命强英雄”的回目名称及大致情节意蕴。这类批语，连同此本其他大量提及迷失之稿内容情节而明署“畸笏”的批语，皆可作为判断畸笏其人曾长期充任《红楼梦》原稿本抄录者（包括曾抄录迷失前之全稿）的有力证据。

另据蒙、戚诸本补“俛尔如此”四字。

②“都”，从甲辰、列藏、舒序本改。其余各本皆误“却”，是历次原定本抄误。

③“活”，从俞辑、陈辑、朱辑改。原误“话”字，亦属原定本抄误；共有此批之蒙、戚诸本作“语”，则是进一步妄改。

④“时”，除原缺失此回或缺失此段文字的己卯、甲戌、郑藏、梦稿本（按：梦稿此回前半回文字原残缺，后据通行印本补抄，故仍以缺失计）外，各本皆同，可见是历次定本之误。今从程高本改“却”字。新校本将原误“时”字径作衍文删去，虽可通，却与此字间接反映出来的原文不符。

⑤“严严密密”，原抄在紧接的一条双行小字墨夹批“写黛玉身分”之后，致使该批变成了极不通的“写黛玉身分严严密密”。今据各本移作正文。且共有此批之蒙、戚诸本均未发生这样的错误，可见是此本过录时的抄误或妄改（或亦沿袭己卯本抄误。因己卯本缺此回，难以证实）。

⑥“掠”，除甲辰本作“撩”，其余各本皆同，可见是作者原文如此。新校本依程本作“撻”，实无必要。“掠”字本身即含“撻”、“丢”之义，如《水浒传》第一百零二回：“若赢了他，便将这掠下的两贯钱，都送与你。”孔尚任《桃花扇·逢舟》：“弃甲掠盾，抱头如鼠奔。”

⑦此批中“人人俱尽”四字叠句，虽勉强可通，终觉别扭，疑为此本（或己卯本，或所据之己、庚原本）抄误而产生的衍文。共有此批之蒙、戚诸本即无此叠句（当然也可能是立松轩整理时删除）。为谨慎计，今仍存底本原貌。

⑧“付过”，除舒序本作“拏过”，各本皆同。后来印行的程甲本则作“递过”，原另笔亦点改作“递过”，虽更合口语，却非作者原文。新校本径依此点改字，非是。按：“付”字本义，即为给予、交付。《说文》：“付，与也。从寸，持物对人。”《广雅·释诂三》：“付，予也。”

⑨此一朱眉批，在底本的眉端原被分割为相邻的两条。前一条至“娇憨”二字处即止，相隔约一行位置再接写“口中”之后的文字。故俞辑、陈辑、朱辑均录作两条。一为：“‘忘了’二字在娇憨。”（谓其针对“湘云道：‘如今我忘了’。”）一为：“口中自是应声而出，捉笔人却从何处设想而来，成此天然对答。壬午九月”（谓其针对“湘云、宝玉二人对话一段”）。这样，乍看也可通，细审则分明不妥。且不说“‘忘了’二字在娇憨”独立成句，不合脂、畸二人作批的语言习惯；即将第二条“口中自是应声而出……”放在二人对话之末的宝玉末句“不过打几根散辫子就完了”处，亦会令人不知所云。因批语所称“应声而出”者，放在宝玉身上本